

科威特与伊拉克疆界争端

——历史权利与国际意愿

专家委员会 编

阿卜杜拉·尤素夫·古奈姆 教授审定



科威特与伊拉克疆界之标定

——历史权利与国际意愿

专家委员会 编辑

阿卜杜拉·尤素夫·古奈姆教授 审定

科威特调查研究中心

1994

目 录

——鸣谢	(1)
——前言	(3)
——科威特与伊拉克边界——历史事实	(5)
* 18、19 世纪旅游家、研究人员笔录及地图上的科威特	(7)
* 20 世纪的科威特:国际实体和法人地位	(14)
* 英国与奥斯曼国的 1913 年协议及科威特与巴士拉的定界	(16)
* 伊拉克承认科威特的国际边界	(22)
* 1961 年危机和科威特民族独立的巩固	(26)
* 阿拉伯诸国及国际社会对 1961 年危机的立场	(30)
* 联合国接纳科威特为会员国	(32)
* 卡赛姆垮台及伊拉克(第二次)1963 年对科威特 独立的承认	(32)
——伊拉克政权拖延科威特—伊拉克边界的划分 (1963—1990 年)	(34)
* 萨米泰危机的发展	(36)
——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 (任务与工作性质)	(42)
* 第一;边界稳定性原则	(42)
* 第二;占领地保有原则	(42)
* 第三;后续行为原则	(43)
* 第四;禁反悔原则	(43)
* 委员会的组成	(44)
*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工作性质	(45)
——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分折研究	(49)

一、陆界的标定	(49)
1—西部边界	(49)
2—北部边界	(49)
3—萨夫万至两豪尔交汇点	(50)
二、海界的标定	(52)
* 委员会标定海界依据的原则	(52)
* 海界决议	(53)
* 安理会对标界委员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批准	(54)
——科威特与伊拉克对标界委员会的工作与结论的立场	(57)
一、科威特的立场	(57)
1、科威特丢失的权利	(59)
2、科威特对入海口的立场	(62)
二、伊拉克政权对标界委员会决议的立场	(63)
1、伊拉克政权与标界委员会的工作	(63)
2、伊拉克对标定陆界的抗议	(64)
3、伊拉克对标定海界的抗议	(73)
4、科威特解放后,伊拉克政权多次对其侵犯	(78)
——理智判断的呼唤	(84)
附件	(86)
* 附件(一)努里·赛义德 1932 年 7 月 21 日承认科威特 与伊拉克之间的边界	(87)
* 附件(二) 英国驻海湾高级专员 1932 年 6 月 30 日 致英国驻科威特代表的函件	(89)
* 附件(三) 1932 年 8 月 10 日谢赫艾哈迈德·贾比尔 同意科伊边界	(91)
* 附件(四) 1932 年 8 月 12 日英国驻科威特代表致函 英国驻海湾高级专员, 确认科伊边界	(93)
* 附件(五) 1934 年 5 月 14 日科威特统治者就伊拉克 侵犯科威特边界事致函英国驻科威特代表	(96)
* 附件(六) 1936 年伊拉克政区划分	(98)
* 附件(七) 1936 年巴士拉州界	(104)

* 附件(八) 安理会第 687(1991)号决议	(106)
* 附件(九) 1963 年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协议记录》	(115)
* 附件(十) 联合国秘书长就安理会第 687(1991)号 决议第三段的报告	(118)
* 附件(十一) 安理会第 773(1992)号决议	(120)
* 附件(十二) 1993 年 5 月 21 日秘书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22)
* 附件 1993 年 5 月 20 日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 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125)
* 附件 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关于标定 伊拉克共和国和科威特国之间国际疆界的最 后报告	(126)
* 附件(十三) 安理会第 833(1993)号关于同意科威特—伊拉克标 界委员会最后报告的决议	(170)
参考书目	(172)

鸣 谢

本书之新版本是多位专家学者,在《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疆界标定工作完成之后,对更多的文献进行分析、反复讨论以及长期连续研究、核查的共同的科学劳动的结晶。参加第一期工作的学者名单如下:

艾哈迈德·麦亚勒博士;
塔立格·敕祖齐博士;
符吐亥·亥特莱什女博士;
法赫德·哈萨维工程师;
穆罕默德·艾布勒·哈桑大使;
麦依穆奈·萨巴赫女博士;
奈贾特·阿卜杜勒·卡迪尔女博士;
尤斯夫·阿卜杜勒·穆阿忒博士。

1992年4月25日,他们在科威特进步基金大礼堂举行的科威特—伊拉克标界科学研讨会上,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情况、提出建议等等,做出了努力。

科威特研究中心吸收了许多国际法专家的科学成果,从而使本书更加严谨。我们愿在此提一提萨拉赫·阿米尔博士和芭德丽叶·阿瓦迪女博士。他们二位教授在划分海界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国际法和国际边界划分专家约翰·莫尔教授对本书第一版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从而使本书增加了许多新的科学论断。

这些兄弟姐妹们与研究中心一起继续努力和良好配合,直至安理会第 833 号关于边界的最终标定的决议。在此阶段,阿卜杜拉·穆哈里布博士和赛义德·麦赫福兹博士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们为本书以这种最后格式面世作出极大的努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他们值得我们大家和一切热爱真理和热爱这个祖国——科威特的人们的感谢。

科威特调查研究中心

前 言

1992年4月,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关于陆地边界的初期工作一完成,本书第一版就问世了。

鉴于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的工作业已结束,联合国秘书长转交给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最后报告业已颁布,并且业已于1993年5月27日星期四根据第833号决议一致通过,势必,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工作成果及其文件,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在本书之中,并据此,使标界的全部论点和有关此事各个方面的讨论情况,得以完整地反映出来。从而,使本书在可能的情况下成为科威特—伊拉克边界问题的最完整的纪录。这个问题从三十年代起持续了几十年,终于从预先策划的拖延的迷宫中解脱出来。这期间,伊拉克政权曾多次武装侵犯此边界,并武力侵占一部分,修筑工事。最近一次背信弃义的侵略发生在1990年8月2日。

科威特的边界问题是一个保护国际法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依据国际法的力量,通过一个中立的科学的委员会,将科威特国界标定。这是解决此长时间不得解决的问题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决议。

本书不是旨在轰动一时的宣传品,而是一本以能阐明科威特—伊拉克边界问题的扎实的科学事实为依据的一本书。希望联合国标界委员会作出各项决议之后的阶段,是希望与劳动的阶段。在科威特遭受洗劫之后,任何阿拉伯建设计划,都应基于成熟的理智的发展和保持安拉为此寰宇选择的福利的价值,服从真理、摒弃侵略、放弃造假,以及每位公民均有获得其作决定的正确资料的权利。

我们在处理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边界划分及联合国标界委员会所完成的标界工作时,坚持上述原则和有关方面。我们希望,我们与有关各方能

够冷静地、全神贯注地和深思熟虑地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将简述此问题的历史演变情况,以及为划分此边界而签订的各种协议。我们还将展示一下有关各方在遵守这些协议、执行这些协议、执行方法等方面的立场,以及决心进行侵略、诉诸武力的立场所导致的事态的发展,从而使一个同一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与邻居之间的双边问题,变成一个强制推行正义的原则和国际公法的世界问题。

我们坚持引用权威性文件和任何尊重理智的有关方面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反对强词夺理。我们寄希望于显示阿拉伯良知和期望新纪元的光辉的明天。

阿拉伯民族及其人民由于被剥夺了依据可信的权威资料,就他们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分歧与争端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冷静对话的权利,而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我们真诚地祈祷安拉,愿本书已经包括了关于与伊拉克的边界问题的所有事实、文件和事件,以及在几十年间,科威特所遭受的一切侵略、越境、威胁和挑衅。科威特总是耐心地从兄弟关系和邻里大局出发处理这些问题。最后,国际社会作出一系列划分两国边界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形成一种公正的观点,建设一个回到理智、合法性和法律的新阶段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受到事实哺育下的原则保护。让我们以这一切在世世代代人们的头脑中建设一个和平的堡垒吧!

全能的安拉支持我们,指引我们走康庄大道!

1993 年 7 月

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阿卡杜拉·尤素夫·古奈姆教授

科威特与伊拉克边界——历史事实

对科威特—伊拉克边界问题的客观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科威特所提出的一致。

显而易见,科威特的边界完全记录在案,无论是相关文件、地图,还是国际公认的协议都是靠,具有权威性的,谁也无法否认的。除非别有用心,企图将人们引入歧途,否则,绝不会弄虚作假,抹杀科学事实。

这些文献的历史可追溯到伊拉克独立建国之前。这些文献不是伪造的文献,在边界争端发生时,提出来作伪证,或者为了奢求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恰恰相反,这是证据确凿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任何一位中立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在公元 1709 年至 1992 年大约 300 年中,位于阿拉伯湾北岸的威特,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什么变化,一直是保持着独立的特殊实体。该实体与势力覆盖伊拉克整个版图的奥斯曼大帝国的关系是清楚的,仅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与奥斯曼哈里发之间的那种普通的伊斯兰关系。在科威特的任何一块领土上,从来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不存在政治上的附属关系。科威特与奥斯曼的关系仅仅是宗教关系而已,不触及科威特的独立及科威特人的领土主权。

许许多多的证据可证明这种特性和独立的属性。例如:

1——科威特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各部落的进攻和对科威特的入侵,从未得到巴士拉或巴格达奥斯曼当局的帮助。科威特人民于 1760 年修建了科威特城墙保卫他们的城市,从未依靠任何人;

2——科威特原来是反对巴格达奥斯曼当局的造反者的避难所〔蒙泰菲格的长老谢赫苏维尼和巴士拉的执政者穆斯塔法·艾阿起兵反对巴格达总督苏莱曼·巴沙后,投靠科威特统治者谢赫阿卜杜拉·萨巴赫(公元 1762—1815 年)。尽管奥斯曼当局威胁说要讨伐科威特,谢赫萨巴赫仍然拒绝引渡他们二人〕;

3——在公元 1793 年—1795 年期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不列颠代理处与奥斯曼当局发生争执后,从巴士拉迁至科威特。如果,当时科威特臣服于奥斯曼大帝国或附属于帝国,代理处是不可能迁到科威特的;

4——巴士拉大学阿拉伯湾研究中心 1982 出版了一本巴士拉州教法法庭档案集^①，书中有两件事情清楚地证明科威特对巴士拉的独立性：

事件一发生在谈论第一个记录(见 42 和 43 页)。纪录称第一位被拘留的人是嘎堆阿卜杜·拉赫曼·苏维迪。从他的自传中可知，迁徙历 1186 年(公元 1772 年)，他为躲避瘟疫从巴格达前往卡尔巴拉，然后到希拉，然后，来到巴士拉，并从巴士拉前往科威特居住了一段时间。当瘟疫消失后，他又回到巴士拉。巴士拉的执政者强迫他从事司法和教学工作。他拒绝了。最后，巴格达总督欧麦尔·巴沙颁发命令，要求他必须接受上述工作。他说：“从法律的角度，我曾想逃往科威特。但是，我知道欧麦尔·巴沙是个残无人道的暴君，我怕他加害在巴格达的我的家属，所以，我还是执行了命令。”

事件二是巴士拉教法法庭档案集中所记第三个记录(见 52—54 页)。该记录谈到巴士拉沦落后，伊朗人离开巴士拉的事。记录说道：“一人指控说，他原有一只百提勒船，在波斯人统治时，被盗。他到古赖茵(科威特)时，发现那只百提勒在被告处。于是，他向古赖茵人的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未就此事进行裁决。于是，他去找伊本·萨巴赫。伊本·萨巴赫对他说：‘你是巴士拉人，你可到巴士拉人的法院与他们打官司。’”此事发生在迁徙历 1198 年(公元 1782 年)。

上述两件事肯定地证明，科威特完全独立于奥斯曼大帝国之外，是毫无疑问的。巴士拉教法法院的一位嘎堆决心逃往科威特，以免受到奥斯曼总督为代表的政权的迫害。这充分证明科威特无论从行政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属于奥斯曼大帝国。第二件事说明，司法制度及其条款是国家的支柱，科威特有别于巴士拉。这又是科威特独立的证据。

科威特特殊的独立实体在与本地区其他互相斗争的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是清楚的。科威特注意保持合作基础上的平衡政策。它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践上，都坚决反对附属性。尽管科威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它始终没有加入英国于 1820 年与海湾南岸各首领签订的海上休战条约。

1900 年 1 月，德国在奥斯曼大帝国的支持下，向科威特酋长提出购买卡齐麦附近的海滩，使其成为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科威特没有屈服于德国的压力。科威特埃米尔谢赫穆巴拉克冷淡地对待德国代表团，拒绝

^① 穆斯塔法·卡齐姆·穆达麦阿：巴士拉教法法庭档案集中关于巴士拉历史的奥斯曼帝国文献(公元 1188 年—迁徙历 1330 年)—阿拉伯湾研究中心，巴士拉，1982 年——原注

接受他们的礼品。尽管他们一再重申,他们得到了奥斯曼素丹^①同意,科威特埃米尔谢赫穆巴拉克还是不和他们会谈,并且强调指出:科威特才是控制其土地的主人。

几句简短的前言过后,我们将极其简略地介绍一下边界问题产生前 18、19 两个世纪科威特的情况。首先,我们摘录一些学者、政治家和旅行家的记录。然后,我们谈一谈 20 世纪直至今日的关于科威特的各项协议。

18、19 世纪旅游家、研究人员 笔录及地图上的科威特

最先使用科威特这个名字的是旅游家穆尔台达·本·阿勒旺。他于迁徙历 1121 年公元 1709 年使用科威特这个名字。他说:“科威特是个指小名词。其情况类似哈萨,只是没哈萨大。但其建筑和塔楼与其相似。这个科威特的名字是古赖茵。”他的游记珍藏于柏林图书馆,编号 6127。

接着是丹麦旅游家卡斯丁·奈布尔。他在其游记中谈到科威特的繁荣情况。他说,科威特人拥有 800 多艘海船。他们发展成一个文明社会,从事商业、采珠和造船等行业。他在公元 1763 年 1765 年之间游历了阿拉伯半岛。

19 世纪,许多欧洲旅游家记录了关于科威特在公元 1815 年到 1866 年间谢赫贾比尔及其子萨巴赫统治期间,独立于奥斯曼大帝国的情况。旅游家巴京汗(Buckingham)是这些旅游家中最突出的。公元 1816 年,他曾到科威特旅游。在海湾的许多地区屈服于葡萄牙、土耳其奥斯曼等外国的统治时,科威特一直维护其独立。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强调说,众所周知,科威特居民是海湾居民中最热爱自由和勇敢的人民。

旅游家斯托奎勒(Stocqueler)曾于公元 1831 年到科威特,并在科威特住了一段时间。他说,科威特的谢赫不需要保持一支常备军。因为他国内充满正义、宽容和安全。

路易斯·贝雷上校(Colonel Lewis Pelly)记录的资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所记录的资料,不仅仅是旅行者走马观花的游记,他当时身负政治要职。他的管理处隶属于英国常驻办事处。因此,他 19 世纪 60 年代

^① 指国王——译者

初访问科威特时所写的报告,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也许 1863 年他写的关于科威特的第二份报告,是他所写的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份。

贝雷在其报告中着重谈了海湾地区各政府的种类,哪个政府追随波斯^①的沙赫,哪个政府追随奥斯曼的素丹。然后,他选择了其他酋长国,叫它为酋长国。这些酋长国实际上服从它的谢赫,而不是沙赫或素丹。他说,酋长国服从独立的阿拉伯领袖。在这些酋长国中,就有科威特酋长国。他用了很多笔墨在谈它。他谈到,科威特统治者的政策就是维护城内外的安全与和平。他预言说,科威特将有一个光辉未来。它会成为一个船码头,邮电部和河船与海船的交汇处^②。

如果我们放下这些事实、证明和报告,转而谈论地理图的科威特位置,我们将会发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科威特的特殊实体的情况。这表现在 18、19 两世纪的 5 张地图上:

1——荷兰地图。奥廷斯兄弟(R. & J. Ottens)所绘奥斯曼大帝国与波斯图。该图绘制于 18 世纪初。图中科威特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清晰可见。图中标有卡齐麦的名字,证明了科威特地区。

2——土耳其亚洲地图,希劳里(Herauli)绘制,巴黎印制。这是一张法国地图,属于 18 世纪中叶出现的那种类似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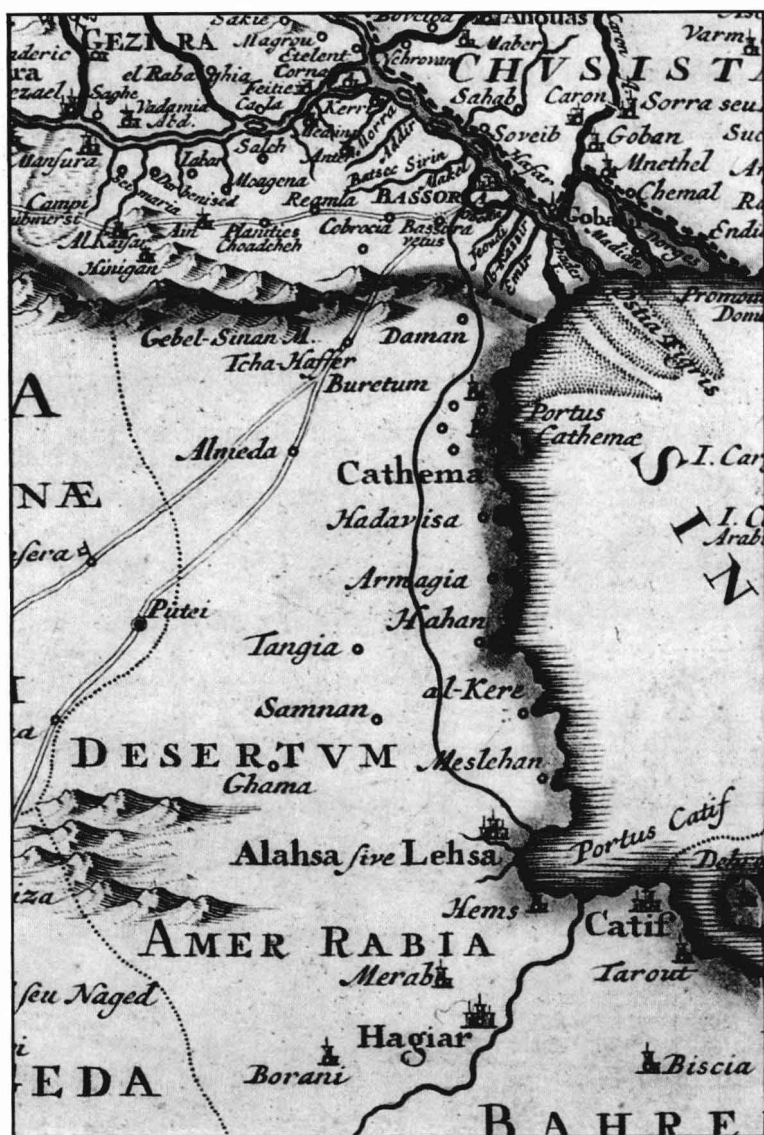
3——卡尔·里特(C. Ritter)地图:卡尔·里特系德国学者,现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科威特地图与阿拉伯半岛地图绘制在一起,1867 年以德文出版。该地图转引自他的著作《土地学》(Erdkunde)。《土地学》从 1818 年起出版,共出 19 卷。科威特以 Kueit 或 Korein 的名字出现,其范围与今日科威特的位置一致,包括瓦尔巴、布比延和伊拉克南部一些地区。该地图在柏林印刷,珍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Maps C336.58.1。

4——阿拉伯半岛图:该图引自巴尔格雷夫(W. G. Palgrave)所著 1862—1863 年阿拉伯半岛游记一书。他在地图上将科威特以完全独立于本地区北起奥斯曼大帝国、南至内志的其他政治单位之外的颜色单独标出。科威特北部边界清清楚楚地将瓦尔巴和布比延以及阿拉伯河南部的西部包括在内。换言之,包括乌姆盖斯尔和法奥的大部。

5——独一无二的一张地图:转引自 Harmsworth's New Atlas。该图

① ——指波斯国王——译者

② ——(Cf. Remarks on The Tribes, Trade and Resources of The Persian Gulf, Transaction of Bombay Geographical Society XVII——1863)——原注



奥廷斯兄弟(R.&J Ottens)的地图，
阿姆斯特丹，18世纪初叶。



希劳里(Herauli)地图，巴黎，18世纪中叶。



德国卡尔·里特（C. Ritter）地图，柏林，1818年。



英国旅游家巴尔格雷夫 (W. G. Palgrave)，伦敦，1863年。